

语言研究集刊

第五辑

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
《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



上海辞书出版社

语言研究集刊

第五辑

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
《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



5

-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研究集刊. 第五辑/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语言研究集刊》
编委会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 9
ISBN 978-7-5326-2528-4

I. 语... II. 复... III. 语言学—丛刊 IV. H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4415 号

语言研究集刊

第五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3.5 插页 1 字数 373 000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2528-4/H·357

定价: 5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21—58670433

《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

编 委 李熙宗 游汝杰 杨剑桥
戴耀晶 傅 杰 吴金华
沈 培

本辑执行编辑 杨剑桥

特 约 编 审 徐祖友

责 任 编 辑 宋 岚

封 面 设 计 杨钟玮

目 录

术语命名的原则、方法、标准——辨析一些中文语音学术语	朱晓农(1)
论对中古音“等”的一致性构拟	麦 耘(18)
鱼虞有别与中古江东方言的关系之检讨	马德强(35)
《洪武正韵》二等喉牙音字的介音问题	董建交(44)
闽南话鼻化韵的历史演变	戴黎刚(53)
黑水城出土《平水韵》性质试探	万曼璐(65)
S. 388《字样》残卷的音注问题	张 晔(76)
早期西儒的汉语方言分类和分区研究	游汝杰(89)
上海话的是非问及其否定答形式	范 晓(102)
常州方言的句末语气词	郑 伟 孙锐欣(123)
上海地区“堂/表亲”称呼变化的社会调查	戴晓雪(136)
上古汉语语法札记	杨剑桥(147)
近代汉语介词“去”的产生和消亡	梁银峰(156)
后置词“家”源流试探	姚 尧(163)
《金瓶梅词话》中的复杂“有”字句	李 霞(175)
《老残游记》形容词性谓语略析	杜高印(182)
语言研究的系统观	卢英顺(195)
“X 是谁/哪(一)个/什么(人)”与“谁/哪(一)个/什么是 X” 格式	陈振宇 朱庆祥(214)
汉语极量极性词语的梯级逻辑和关联分析	蒋 勇(232)
“就”的语义演化链的历时和共时构建	霍四通(255)
基于词汇库的时量词认知语义考察分析——以表时量双音节 词为例	吴春相(268)

战国竹书剩义(三则)	郭永秉(287)
敦煌写本《俗务要名林》字词笺释(一)	张小艳(300)
中古汉语雅言词成词方式初探	季忠平(311)
同义复合词研究与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	王文晖(324)
胡裕树学术思想研究	刘承峰(334)
释“烤”、“秀”、“莽苕”	游修龄(346)
失语症(外两篇)	邵毅平(356)
CONTENTS	(360)
稿约	(369)

术语命名的原则、方法、标准

——辨析一些中文语音学术语*

朱晓农

提要 本文讨论命名的一般性问题,确定语音学术语的三项主要原则,即构建概念系统所需达到的三个“性”:一致性、充分性和必要性。然后评估了传统的辅音调音部位和方式、非肺部辅音和个别发声态的名称,并建议了新名称。

关键词 命名;术语;调音部位;调音方式;非肺气流音

〇、引言

一门学科的进展,只要看其术语的更替就可大体了解,因为术语的嬗变反映了认识的递进。举个物理学中大家熟悉的例子,“以太”这个术语的流行到废弃,反映了对引力认识的进步。中文语音学术语过去在辅音调(tiáo)音部位、调音方式、气流机制和发声诸多方面,其命名存在着严重问题。最近,语音学会审定了国际音标的中文术语(《方言》2007. 1: 1),这是跨出学科建设的关键一步,对于语音学的普及和提高都很有意义。不过我们也要看到,这样的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持之以恒,每隔若干年进行审定修订,以适应这门发展迅速的学科。下面从命名的一般性大原则谈起,继以语音学内的小方针,并以传统名称如“舌尖音”、“挤喉音”、“紧喉”(传统名称加下划线和双引号)等为例来看问题所在,同时提出新术语并说明理由。

* 本研究得到香港研究拨款局 HKRGC 竞标专项研究拨款 (HKUST 6426/06H) 资助。

一、命名的实质

命名即掌握:对于具体事物来说,命名意味着占有;对于抽象事物来说,命名意味着认识。比如有个群岛,英国人叫它“福克兰”,阿根廷人叫“马尔维纳斯”。要是英国人也去叫“马尔维纳斯”,那就等于承认了那群岛属于阿根廷。而其他国家是叫“福克兰”,还是叫“马尔维纳斯”,则表明他们是承认英国还是阿根廷对该群岛拥有主权。本文要谈的则是“命名意味着认识”这个问题。举个简单的例子,北京话日母从19世纪末起被命名为“浊擦音”,现在把它重新命名为“近音”,表明认识不同。

“名不正则言不顺”,这是古训,也是现在作研究的要求。正名之所以从孔夫子起就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是因为人类天生有点儿“语言崇拜症”。我们知道,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语言。所以语言是个“区别特征”,是使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定义性特征,所以人类与生俱来就有点迷信语言的力量。这不奇怪,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在科学研究中,命名是与概念的创造、理解、确定分不开的。因此,所谓“正名”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认识事物,定义概念,其次才是起个名字。术语表述不清意味着概念没理解透,那么说理也一定是说不清的。用到汉语语音学中,如果由于错误的认识而引起错误的命名,就会带来错误的语音描写、错误的音系处理。汉语语音学中的名称大多是半个世纪前自力更生创制的,定义、命名、分类都有待改进,更何况最近二三十年来语音学进步飞快,内容有了很大的更新,对很多旧概念有了新认识。因此就有了重新命名的需要,也有了重新命名的本钱。

因此,我们讲的“正名”,不是名分之争,也不仅仅是好不好问题;而是旨在推进认识,严格定义,筛选译名。假如老名称引起矛盾、导致误解曲解、不利于推进认识的话,就应该考虑重新命名。

二、确定语音学术语的原则

语音学术语反映的是系统的语音学知识,因此,命名要符合知识系统的要求。为简化问题,此处就谈语音和术语的关系。其实它们之间还有个符

号问题,即语音由音标符号表达,而符号由术语指称(参看朱晓农 1987)。在制定术语时,有以下几条要求。

1. 一致性:所用术语需内部自洽,不产生矛盾,不混淆概念,不张冠李戴。传统名称中把不是舌根部位发的音叫成“舌根音”,结果真正由舌根所发的音就没法标准一致地表达出来了。

2. 充分性:能把有细微差别的概念明确表达出来。如传统名称把 dental, alveolar, palatal 不充分地叫做“舌尖前音”“舌尖中音”“舌面中音”,那么碰到如 laminal denti-alveolar, laminal palato-alveolar 这样的概念,是否叫“舌面舌尖前舌尖中音”、“舌面舌面中舌尖中音”?

3. 必要性:所有术语要有存在的理由,不增添不必要的术语,例如 k, g 在传统术语中既可叫“舌根音”,又可叫“舌面后音”。一物多名已经不必要了,还打乱舌面与舌根两大范畴,就更自乱其例了。

4. 不采用非标准名称(如“舌尖前音”)。辅音命名应以国际语音学会确立的、以被动器官为依据,而不是以从传统等韵学中开始使用的、无明确定义的、主—被动器官不定的方式为依据。

5. 不采用废弃的术语(如“通音”)。科学是个概念兴替的过程,而不是把正确的、错误的、当用的、过时的概念集大成为一个矛盾体。

前两条要求,一致性和充分性,是任何一个知识系统所要求的,可以说是强制性的要求。第三条是一种美学要求,即把系统简化、“美化”。第4和第5两条是辅助性的注意事项,是当前语音学中比较具体的要求。

还有一条从19世纪末语音学一开始建立时就提出的要求:互指性。不同的音用不同的符号/术语,相同的术语/符号不表示不同的音。即“一音一符”或“一音一名”,音和符号/名称之间存在对应性。这在传统名称中问题极严重,往往不同的音/符号用相同的名称,如同一个名称“吸气音”或“紧喉/喉化”表示多个甚至多达十六种不同的音;同一个 creak 音有不少于十六种不同的名称。这条互指性原则可以从上面“充分性”加“必要性”中导出。也就是说,互指性实际上就是充要性,所以就不用另立一条了。

三、确定中文对应术语的方式

国际音标及其标准名称已使用了一百多年,现在我们所要做的是确定

相应的中文术语。出于知识系统的要求,中文对应译名必须做得有章法。如果只是根据传统用法随语调整(让人想起随句审音的“叶音”),所订中文术语显得凌乱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会破坏知识系统,造成矛盾。

移译科学名词,是一个重新命名的过程。确定译名有六种基本方式:

1. 直译,即扣住字面义对译,例如:approximant ~ 近音,plosive ~ 爆发音,dental ~ 齿音,alveolar ~ 龈音。
2. 音译,直接对音转写,例如:telephone ~ 德律风,violin ~ 梵哑铃,laser ~ 莱塞,tank ~ 坦克。
3. 典型命名,以同类中最典型的成员的名称命名。
4. 拟象命名,如果原名有象似性,则译名亦可考虑拟象名称。
5. 意译,以译者自己的理解来创造一个意义对应的新词,例如:approximant ~ 通音,telephone ~ 电话,violin ~ 小提琴,laser ~ 激光,tank ~ 战车。
6. 联想捎带音译,例如:lotto ~ 乐透,Benz ~ 奔驰,Coco Cola ~ 可口可乐,bungee jumping ~ 蹦极跳,fans ~ 粉丝。

此外尚有不少复合方式,如音译兼意译、音译兼拟象、音译兼典型、典型兼拟象,甚至三合方式如音译兼拟象兼典型,等等。

在学术—科学范围内取译名,遵循的准则应该以前两种方式(直译和音译)为主,第3、第4种(典型和拟象)为辅。使用第5种“意译”要特别谨慎,一般需在整个系统都明了以后,也就是重新命名时再用比较保险。第6种“联想捎带音译”最不可取。第5、第6两种以己意参之的翻译方式在俗文化中固然有趣,但在科学术语的定名中却是弊大利小,因此要避免。否则,个人的误解会误导整个学界。使用直译、音译是防错保险措施。例如,把dental/alveolar译为“齿/龈音”是第1种直译方式;而译为“舌尖前/中音”则是容易混淆概念的第5种意译方式。

四、调音部位命名的标准

辅音调音部位的命名问题,比起发声和气流机制的命名来,还不算严重。但因为大家比较熟悉,所以先以此为例进行讨论。关于调音部位的命名,语音学界的做法是一级术语用被动器官即“调音目标”来定义,比如t的标准术语为“齿/龈音”(见表1第1行)。如需进一步分类,再用主动器官

来辅助定义二级术语,如“舌尖齿音”“舌叶龈音”等。即使“卷舌音”也是明确定义了被动部位:龈后至前腭。只是因为只有这类音才用舌下部,就像元音中的“舌尖元音”,加之在这个部位音素太多有冲突,所以叫“卷舌音”有它的道理。传统名称以主动器官即舌头部位来定义(第3行),比如 t 是“舌尖前音”,tʃ 是“舌面前音”,tʂ 是“舌尖后音”。这么叫不但符译名通则,更严重的是跟一般语音学脱轨,结果造成很多后续困难:方言民语描写、类型学研究与教学上的困惑,更有理论上、分类上的矛盾。

表 1 主被动器官命名举例

1	标准术语/被动器官命名	齿/龈	龈腭	龈后	卷舌	硬腭	软腭
2	音标	t ts	tʃ ʃ	tʂ ʂ	t tʃ	c ɟ	k ɣ
3	传统名称/主动器官命名	舌尖前/中	舌面前	舌叶	舌尖后	舌面中	舌根

(1) 齿音(dental)和龈音(alveolar)是有调音部位区别的,不能都叫做“舌尖前音”。英语里的 t 是龈音,汉语普通话中的 t 是齿音。即使在汉语内部,上海话、北京话里的 ts 是齿音,广州话的 ts 是龈音,不能只用一个“舌尖前音”。

(2) 当然,使用进一步限定,如以“舌尖前音”指称齿音,以“舌尖中音”指称龈音,可以加以区别。但这么曲折迂回以“前”暗示被动器官较前的“齿”龈交接处、以“后”暗示被动器官较后的“龈”部位,为什么不直接叫 dental 的原意“齿音”、alveolar 的原意“龈音”呢?

(3) 造成教学上的困惑,刚教完国际音标“齿/龈音”t,又要教汉语的“舌尖前音”t。多年前我就这么被半通不通地灌输了“这套名词”,结果临到真正去读语音学著作时便云里雾里了。

(4) 语音学中辅音的一级定义用被动器官定义大类,二级定义再用主动器官来定义次类。传统名称不分层级地把 dental/alveolar 叫“舌尖前/中音”,于是碰到要真正区别不同音时,便无法表达这些概念了。表 2 中是存在于世界语言中的齿音、龈音、卷舌音、腭音种类,如果用“舌尖前/中音”来命名 dental/alveolar,用“舌面前/中音”命名 alveolo-palatal 和 palatal, E 栏中的长名则难以卒读。

(5) 有一种看法认为“舌尖前音”对应的是 apical sound,而不是 dental。

问题是单独说 apical sounds 时,没有什么语音学著作是指 t, d 的。再说发 t, ts 这些所谓“舌尖前音”时可以用 apical (舌尖),也可用 laminal (舌面),见表 2 第 2 行术语。碰到用 laminal 时,该怎么叫啊——“舌面舌尖音”?

表 2 术语对照

	A	B	C	D	E
	英文术语	被动	主动	中文术语	如用传统名称
1	apical dental	齿	舌尖	舌尖齿音	舌尖舌尖前音
2	laminal (denti-) alveolar	齿—龈	舌叶	舌叶齿音	舌面舌尖前舌尖中音
3	apical alveolar	龈	舌尖	舌尖龈音	舌尖舌尖中音
4	laminal alveolar	龈	舌叶	舌叶龈音	舌面舌尖中音
5	(apical) retroflex	龈后	舌尖	舌尖卷舌音	舌尖舌尖后音
6	sub-apical retroflex	硬腭	舌下部	舌下部卷舌音	舌尖下舌尖后音
7	(laminal) palato-alveolar	龈后	舌叶	腭龈音	舌面舌面中舌尖中音
8	alveolo-palatal	龈后	舌叶	龈腭音	舌尖中舌面中音
9	palatal	硬腭	前舌面	硬腭音	舌面中音
10	velar	软腭	后舌面	软腭音	舌根音

表 2 中的“舌尖卷舌音”(术语第 5 行)即“翘舌音”。“舌下部卷舌音”(6)才是真正的“卷”舌头的音。“腭龈音”(7)即“龈后音”如 ʃ, ʒ;“龈腭音”是 ɕ, ʑ。龈脊后坡到硬腭前端叫“龈后”(post-alveolar, 也有叫“后龈”posterior alveolar 的,看怎么定义 alveolar 了),这儿是“舌尖”“舌叶”的调音目标区,也是“翘舌”“卷舌”的调音目标区。这是个调音富矿区,也是术语尚未分化定当的有待开发区,具体情况另外详论。

五、已有的处理

以上所论不是什么新看法,只是较为系统地阐述已有的看法。《方言》

上有过几次国际音标辅音名称的转载、中译或说明(以下1—6),加上两本词典(7—8),最新版的语音学教材(9),其中,

A) 转载仅用英文原名:

1. “国际音标(修改至1951年)”,《方言》1980: 84。

2. “国际音标(修改至1989年)”,《方言》1991: 277。

B) 直译“齿/龈音”:

3. “国际音标”(中文版).《方言》2007. 1: 1。

4. “国际音标(修改至1979年)”,《方言》1979: 315—319。

5. 李荣(译)“国际语音学会关于国际音标的说明”,《方言》1987: 1—14。

6. 麦耘“对国际音标理解和使用的几个问题”,《方言》2005: 168—174。

7. 《语音学和音系学词典》,语文出版社,2000。沈炯、陈肖霞、李爱军、林茂灿、曹剑芬、鲍怀翘、吕士楠等编译。

8. 《语言和语言学词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黄长著等译。

9. 林焱、王理嘉《语音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C) 意译“舌尖音”:《语音学教程》中“又名”。

可见“舌尖前音”一类俗名尽管一直在用,但在正式定名时仍然用“齿/龈音”,或用英文原名。这的确是语音学家审慎而正确的科学态度。

六、图解调音部位

本节内来看调音部位和调音动作。调音动作包含两义:一为发某个音时的连串过程;一为这过程中的关键点,是静止的、类似照相摆甫士 pose 的“调音甫士”articulatory posture 或“调音态势”articulatory gesture。这后一“静止甫士”义明明是“不动作”。图1是发音器官剖面图,注明主动器官和发“呼音”的被动部位,龈腭一带发“啞音”的被动部位见图3。主动器官包括下唇和舌头。舌头各部位在传统名称中没有严格定义。以下大体根据赖福占(Ladefoged & Maddieson 1996)的定义,舌头分四部分:舌尖、舌叶、舌面、舌根。涉及唇的音素较简单,主要的只有两类:发唇齿音时下唇是主动部位,发双唇音时主要是下唇活动。下面来看以舌头为主动部位的音。

“舌尖”定义为从舌沿(舌头最前的边缘带)开始,往上往后2—3个毫米的一小条地带。舌尖后面是“舌叶”。舌叶的定义较为复杂。当我们合上嘴

巴,舌尖顶到下齿背时,从上面齿龈脊(绝大部分人能感觉到齿龈平台后那棱最鼓处)的中点往下投影,在舌头上留下一个投影点。通过此点画一条横线,然后从这横线往前、往后都拓展大约3毫米,这样一条半厘米多的横带就是舌叶。“舌面”是舌叶往后的水平部位,与硬腭、软腭、小舌走向一致。舌面按赖福吉分前后两部分,再细点可把后一部分分为“中舌面”和“后舌面”。“舌根”则是垂直的部位,大体与咽壁平行。此外,在舌沿的下面是“舌下部”。

“舌面”即“舌体”之表面的意思,赖福吉他们原来用的术语是“舌体”body。我本来不想用“舌面”一词,因为跟传统未加定义的中文术语“舌面音”有些出入,用了怕混淆。但这个部位的称名实在左右为难,音系学里用的是“舌背”dorsal 一词,但我们最传统的术语是“舌腹”(如《释名》“天,豫司充冀以舌腹言之……青徐舌头言之”)。如此腹背不分,前后难辨,都快成反训了,所以最后还是决定用“舌面”这个不管是“前面”(舌腹)还是“后面”(舌背)的词。

明白了口腔解剖,再来看图1中用线条连接上下部位的发音动作。前舌面抬起接触硬腭,发出硬腭音c。后舌面接触小舌,发出小舌音q, ɢ。中舌面抬起接触软腭,发出软腭音k, g, 例见图2普通话的k。传统上把k叫做“舌根音”,一般人发软腭音,恐怕舌根无法翻得那么高。用舌根做主动器官的只能发两个音:咽音和会厌音。传统名称把k叫做“舌面后音”还勉强,叫“舌根音”不是不可以,但得勇敢地去重新定义解剖学名词“舌根”(把舌头的后三分之二都叫舌根),因此,不如重新命名“舌根音”为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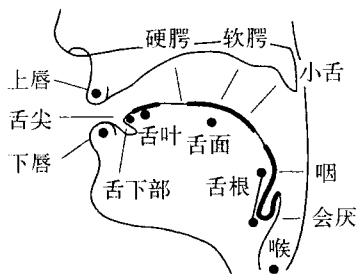


图1 主动调音器官,据 Ladefoged & Maddieson (1996: 14) 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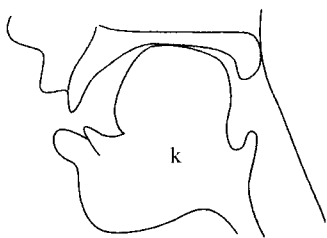


图2 普通话软腭音调音态势,据周殿福、吴宗济 1963

舌面加舌根占据了舌头表面的绝大部分面积,但用作主动器官能发的音却很有限。在这一大片区域,只有“中舌面软腭音”比较常见,用前舌面发

出的音较少见(除非作为软顎音的音位变体),后舌面发的音很少见,至于舌根音就更少了。与此相反,舌尖、舌叶、舌下部只占舌前端极小一部分区域,但由于灵活可以发出非常多的音,见图3。这就是为什么前辅音和前元音多的原因之一。这个“多”包含两个意思:一是类型学上种类多,二是具体语言中个数多。图3画出用舌前端(舌尖、舌叶、舌下部)调制的“舌冠音”。左图中的调音态势有:3号舌唇音以舌叶接触上唇,4号齿间音。5号、7号分别为舌尖齿音和舌尖龈音。9号舌尖翘舌音,11号舌下卷舌音。右图中6号舌叶齿—龈音,8号舌叶龈音。10号舌叶龈后至顎前音,包括顎后音如ʃ,还包括龈顎音如ç。详细情况另文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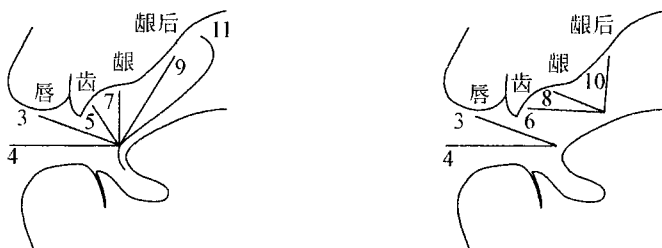


图3 舌冠音调音动作,据 Ladefoged & Maddieson (1996: 14) 调整

七、音系学中按主动部位的分类

上文讨论了调音部位的语音学定义的标准,这不是说不能从主动器官来定义部位。作为音系学研究,从主动器官角度来观察主要部位特征和单个调音部位的关系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可参考 Ladefoged & Maddieson (1996: 371),见表3。顺便提一句,以主动器官来定义辅音部位,可不是什么“中国特色”。

表3 部位特征和个别调音部位之间的关系

1	2	3
唇音		双唇
		唇齿

(续表)

1	2	3
舌冠音	舌叶	舌唇
		齿间
		舌叶齿音
		舌叶龈音
		(唇化)舌叶龈后音(顎龈音)
		(顎化)舌叶龈后音(龈顎音)
	舌尖	舌尖齿音
		舌尖龈音
		舌尖龈后音(翘舌音)
	舌下	舌下前顎(卷舌音)
舌面音		硬顎音
		软顎音
		小舌音
舌根音		咽音
		会厌音
喉音		喉音

第1栏里的“舌冠音”等是音系学里的自然类。唇音、喉音问题不大。另外三个是舌头部位的音类,第一个是舌冠音 coronal——舌冠 crown 指的是“舌前端”,包括舌尖、舌叶、舌下部。舌冠音指的是用舌前端的主动器官调制的齿音、龈音、龈后音、龈顎音、翘舌音、卷舌音。舌冠音在音系学中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定义了一个自然类。例如,擦音中的咝音(hissing sounds, sibilants)的主动部位都集中在舌冠部位,而呼音(hushing sounds, non-sibilants)则否。第二类是舌面音,英文原文是“舌背音”dorsal——用舌

面部调制音叫“舌面音”，包括前舌面调制的硬腭音、中—后舌面调制的软腭音、后舌面调制的小舌音。第三个是舌根音 radical——包括用舌根部位发的咽音和会厌音，这是最少见的音。

八、调音方式的术语

上面谈的是调音部位的名称问题，本节内讨论调音方式的名称。下面表4是经过调整的常见辅音表，表格安排、符号使用、术语命名根据汉藏语情况和语音学全局稍作调整，国际语音学会的辅音表里有些不常见的音（咽音）从表4拿掉了，还有一些汉藏语中非常普通、但欧洲语言中很少见的音加进来了，如龈腭音。有些音的名称重新命名了，如“齿（间）音”改为“齿沿音”。

表4 肺气流辅音

	双唇	唇齿	齿沿	齿/龈	龈后	龈腭	卷舌	硬腭	软腭	小舌	喉
爆(发)音	p b			t d		t̪ ɖ	ʈ ɟ	c ɟ	k ɡ	q ɢ	ʔ
鼻音	m	ɱ		n		ɳ	ɳ̺	ɲ	ŋ	ɴ	
颤音	ʙ			r						ʀ	
(搭)拍音/闪音		ɸ		ɾ			ɽ				
擦音	ɸ β	f v	θ ð	s z	ʃ ʒ	ç ʝ	ʂ ʐ	ç ʝ	x ɣ	χ ʁ	h ɦ
边擦音				ɬ ɮ							
近音		ʋ		ɹ			ɻ	j	ɰ		
边(近)音				ɭ			ɭ	ʎ	ʎ		

表4的左端是调音方式的分类，有几个术语没问题，如鼻音、擦音、边擦音。最需要解释的是“近音”，我已专文讨论（朱晓农 2007）。近音 approximant 的取名方式为直译，取名用意为纠正旧概念“通音”之误。调音方式中的第一类是“爆发音”plosive，简作“爆音”。这个术语也是直译，由赵元任最先使用。使用“爆音”这一术语是为了细化下位概念，减少“塞音”的多义。